

費孝通散文

# 费孝通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罗俞君  
装帧设计：梁 珊  
封面题字：费孝通  
封面画：韩黎坤

**费孝通散文**

**张冠生 选编**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兴发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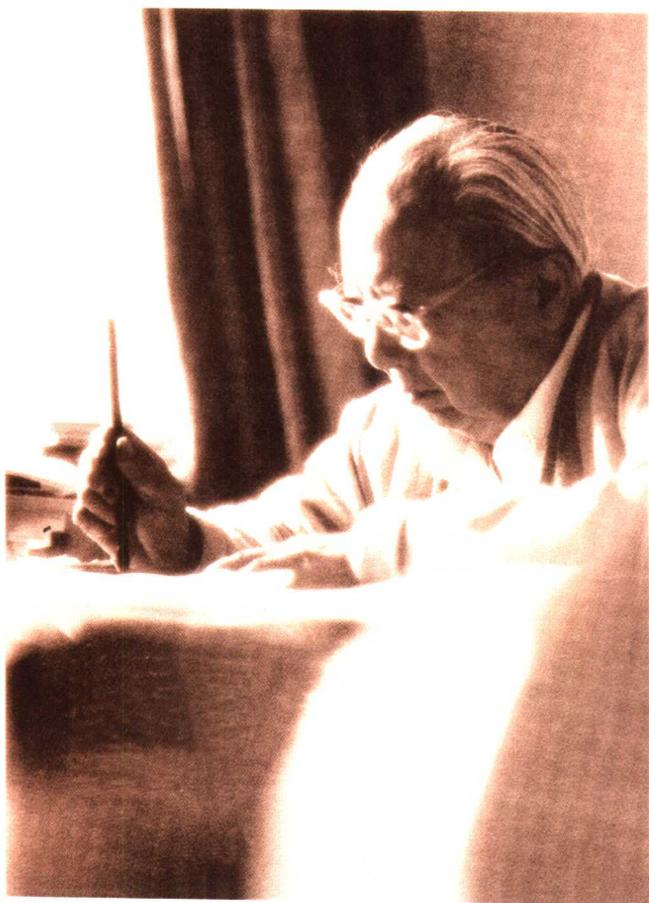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 插页 8 字数 347000 印数 0001—8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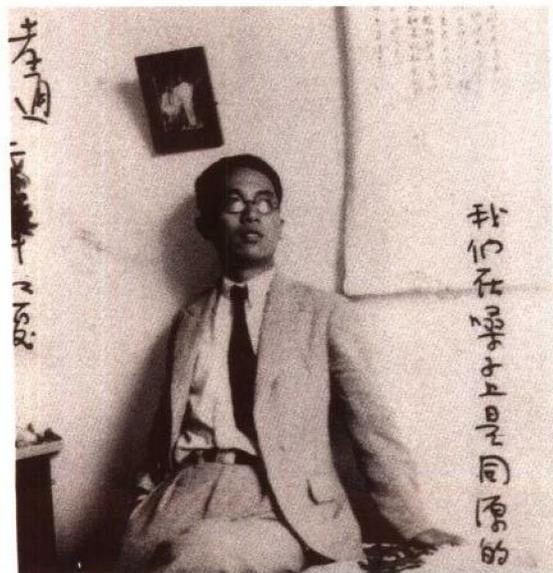
**ISBN 7—5339—1127—X/I·1032 定 价：29.10 元**



費孝通

- 在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富家桥费宅堂屋门前，未满周岁的费孝通被母亲抱在怀中。前边站着三个哥哥，有的穿长衫，有的着制服并拿着红十字小旗。姐姐是中式衣褂、剪发头。这幅摄于辛亥革命当年的照片，记录了那个时代新旧交替的一点气氛和历史细节。

参看本书序文《圈外人语》。费孝通早年“寻事哭闹，曾经从堂户满地滚过天井”的一幕，就发生在拍摄这幅照片的地方。



- 一九三六年初夏，费孝通赴英国留学之前留影。



- 一九三六年，费孝通（右）初访江村时与村中孩子合影。参看本书《江村经济·序言》一文。

- 一九五七年，费孝通（左二，站立者）重访江村时与乡亲们一起算账、讨论。（张祖道摄影）



- 一九八一年，费孝通（右二）三访江村时在村中清河桥畔与姐姐费达生等人合影。（张祖道摄影）



● 费孝通左手扶着爱女费宗惠，右手被邻居一女孩所牵。这幅照片背后的费孝通手书内容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云南大学教员宿舍，民主运动高涨时节。”参看本书《这是什么世界》一文。

(Friedman 摄影)



● 一九四八年，费孝通和夫人、女儿合影于清华园胜因院住所门前。

(张祖道摄影)

- 一九八八年，费孝通（左）在联合国接受当年大英百科全书奖。



- 一九八八年，费孝通（前排中）第五次访问大瑶山，回到一九三五年曾做实地调查的六巷村，见到了当年的房东和向导的后代，向他们赠送特意从北京带去的礼物。

（费皖摄影）





- 一九九五年,在对苏南、浦东的实地考察途中(张家港),费孝通(中)在八十五周岁的生日晚宴上兴致勃勃地吹蜡烛。

(张冠生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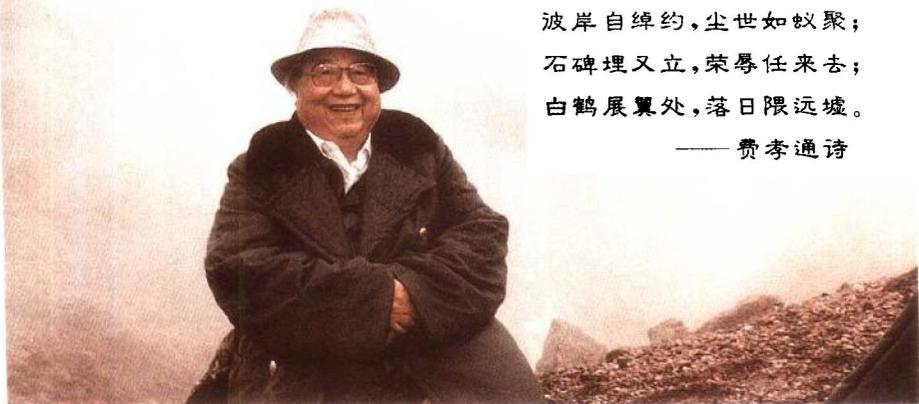
- 一九九五年,费孝通在吴江松陵镇找到了自己读初小时的雷震殿小学的遗址,和女儿(左)、孙女(右)一起在遗址前留影。

(张冠生摄影)



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  
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风雨。  
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  
九洲将历遍，肺腑赤心驱。  
彼岸自绰约，尘世如蚁聚；  
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  
白鹤展翼处，落日隈远城。

—— 费孝通诗



- 一九九八年夏，费孝通在住所与来自台湾的知名人类学家李亦园亲切交谈。根据这次谈话整理出的文字就是本书压轴文章《与君同消万古愁》。  
(张冠生摄影)



## 圈外人语

浙江文艺出版社想出版一本我的散文集，还要我写篇短序。我正为此发愁，手边却捡得一纸复印件，是李国涛先生最近写的一篇评论我文章的文章。由于复印件上没有注明出处，我还不知道此文出于何刊，但读后却给我不少联想。

我所发生的联想是从这篇文章的题目中“文学圈外”四字产生的。李先生反映了一般读者的印象，我和文学无缘，我是圈外人物。这次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者却破除陈见，把我拉入了散文作家圈内，我怎能不有所触动呢？何况听说我这本散文还要放在已出版的钱锺书和杨绛两位的散文集之后，不竟成了续貂之尾了么？我哪里来这个勇气呢？

钱、杨两位原是我的同学。锺书不仅同学，而且同年，和我曾在清华不在一班里同学过一年。当时两人并不相识，但他的文名早扬，在校无不另眼相看。杨绛原名季康，和我是三届同班的同学，初中、大学、研究院。最近我因病

住院，她来看望我。在旁的一位医生，听说我们过去的这段同学关系，惊叹说“有缘，有缘”。钱、杨两位老同学和我一样，现在都已到了垂暮之年。在这人世中，三人有幸同过了将近百年，但他们两位在这百年里已成为中国文坛的支柱，众誉所归。我则至今实质上尚在文学的圈外，未敢探头越墙相望。这次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我谢幕之前，予以破格相待，真使我诚惶诚恐，不知如何自处了。

我也想过为什么我不仅在文学一门进不了圈子，而且我觉得这一生多方面的社会处境都有这种相似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起了我有一段和家乡传说有关的故事。我是出生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生日是农历十月初一，是个家喻户晓的“鬼节”，俗称“十月朝”。传说九月三十日夜是阴间放亡人返家的假期，到十月初一五更鸡啼才收鬼回阴。我正是在返家度假的阴魂们应当销假之刻出生的。我从小性情恶劣，经常寻事哭闹，曾经从堂户满地滚过天井，后来成了我在家属圈子里的话柄。为了替我这种恶性找个解释，大家就说我大概是“十月朝”没有收回去的小鬼。这样说来我能不能划在人的圈子里也成了问题。幼年的记忆烙印终生难消，所以我也常以此作解释自己和“正道”格格不入的根据。我之所以入不了世人所规定下的圈子，不能甘心在别人划下的框框里作个顺眼的角色，成了个圈外人物，究其起因，似乎也只能归罪于阎王的疏忽，使我成了这样一个漏网的小鬼。

我想这本小册子以“秀才先生的恶作剧”起卷，以“与

君同消万古愁”作结，莫非编者是个象征派，想用隐喻法来总结我这一生？怕的只是我这一代人的千年忧患此生还难用得上“消”这一字。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九月于江苏淮阴

# 目 录

圈外人语·····	1
秀才先生的恶作剧·····	1
一根红缎带·····	3
圣诞节的话·····	8
圣诞节续话·····	14
年终·····	16
死·····	21
大橙之行·····	25
《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	31
《江村经济》前言·····	37

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 .....	42
论旅行 .....	49
论等车 .....	54
我们没有分别——给编者及读者的信 .....	59
遗传和遗产 .....	64
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 .....	68
鸡足朝山记(节选) .....	72
物伤其类——哀云逵 .....	85
人生的另一道路 .....	93
贫困的早年 .....	103
自由之邦的传统 .....	115

文化的隔膜·····	124
男女之间·····	132
雾里英伦·····	143
《爱的教育》之重沐	
——振华女校四十周年纪念献给校长王季玉先生·····	148
这是什么世界·····	152
英雄和特权·····	154
悼锡德兰·韦柏先生·····	164
乡土本色·····	172
文字下乡·····	180
再论文字下乡·····	188
差序格局·····	195